

上林文丛

第一卷

王孙荣 来兀文草
叶旭蓉 名家访谈
励双杰 草堂话谱
张巧慧 曾经弱水
沈伟恒 边走边想
陈墨 边鼓和声
郑婉珍 长裙飘飘
胡遐 天香话书
胡新孟 出租眼球
胡洪军 胡家讲座
赵思舜 人生边上
童银舫 梦田随笔

上林书社



上林 文丛

(第一卷)

王孙荣	来兀文草
叶旭蓉	名家访谈
励双杰	草堂话谱
张巧慧	曾经弱水
沈伟恒	边走边想
陈 墨	边鼓和声
郑婉珍	长裙飘飘
胡 遐	天香话书
胡新孟	出租眼球
胡洪军	胡家讲座
赵思舜	人生边上
童银舫	梦田随笔

上林书社
2009年11月

目 录

访瑞云楼	01
山居两日	03
古桥流水	05
烛湖梦忆	07
谒黄梨洲先生墓	10
一枝白梅	12
旧书不厌百回买	14
案头清供	16
家乡的河	17
另眼再看裘蓑邨	19
施髯三题	21
孤山	25
怀念孙仁茂先生	27

后记

访瑞云楼

寄学姚城已有数年，久闻瑞云楼惠名，更因仰慕阳明夫子的武建文创，早有瞻拜之望。但终因无人指点，数次寻访均以失望而归。如今，适逢瑞云楼重修开放，总算有幸，得以了却久萦的夙愿。

瑞云楼距今已有五百余年，据书载是早已不复存在的了。现在修葺开放的，乃是清朝乾嘉时期在瑞云楼古址上重建的叶氏寿山堂。虽然听了难免有“吾生也已晚”的感叹，但终究是悬过御制“古瑞云楼”匾额的地方，况且里面还有王阳明生平事迹展，于是便横掠姚城，兴冲冲来到了武胜门头。

尽管市镇建设搞得热天朝火——旧城改造，新城扩建；但这儿却意外地保存了一大片古老的房子。粉墙灰瓦中，渗透出幽远和深邃；高耸的马鞍式封火墙，鳞次栉比。总以为瑞云楼既已保护着专供参观，必然在路口显眼处会有标记。于是，我便转入一条叫武胜门路的石板小巷。

漫步在小巷中是一种惬意。狭长的石板小巷，很深，很静，很美。只有自己的鞋踏在青石上的清空的声音，“笃笃笃……”地回荡着，轻轻的，隐隐的，却声声入耳。抬望眼，仰面是真正的“一线天”，湛蓝湛蓝的。两旁是一座座精美而古老的门庭，厚实的木门都关闭着，让你去猜想它的蕴藏，猜想它以前的很早的主人。我不敢贸然上前去敲门，害怕随着一声沉重的“吱呀”声，遇见疑询的目光。

终于走出了长长的小巷，终究未能找到明确的方向，只好询问路旁的一位老人。在老人的指引下，我终于跨过了世纪的沧桑，飘然步入了幽远的明清时代。原来，这具有神秘色彩的房子竟然隐于一个大宅第的最后一井。我走过了一个破落的穿堂，迎面便是一座浑厚严肃的仪门。这仪门完全是砖石结构，那一块块润滑的水磨青砖，仿佛透着青花瓷器的奇幻光晕。门楼上雕刻细腻，庄重间不乏生动，特别是瓦楞间开出的几朵野花，更增添了不少生趣。不觉已来到了大厅，堂前供着的正是新建伯王文成公的朝服仪像。此时的文成公俨然一副伯爵的样子，只见他头戴纱冠，身着红袍，手执象笏，双目炯炯，仿佛正深思着，大有“处庙堂之高则忧其民”之态。四壁挂满了姚邑名士的翰墨丹青，使大厅内的文化氛围为之益浓。

时值中午，大厅内寥无一人，只能静听自己的脚步声，在四壁间回

响，从左到右，又从右到左。转过神堂，向北便一眼望见了瑞云楼。终于到了，我拾级走上了廊檐，挡眼就是阳明先生的一尊半身铜像。铜像峨冠长须，清瘦安详，深邃的双眼仿佛闪烁着哲学家特有的目光，不由得使人联想到“龙场悟道”。

正德初年，阳明先生因激烈反抗宦官刘瑾的残酷特务统治，而被捕入狱，贬谪龙场驿。他在龙场驿呆了三年，日子过得孤寂而荒凉。灾难使他十分狼狈。但是灾难也给了他一份宁静，使他有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难怪先生曾在《龙岗漫兴》中写道“投荒万里入炎州，却喜官卑得自由”。他默记旧书，钻研学问；他帮助当地苗民因俗化导，除病筑屋。也是在这个时候，先生开始从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转向了陆九渊的主观唯心主义。从此，华夏文明又一次凝聚出了高峰性的构建。

我慢慢步到西间，瞻仰先生的史迹画片及实物，看着先生劳苦坎坷的一生，真正体会到“王文成公为明朝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评价的中肯。作为明代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阳明先生真不愧是武建“直节丰功”，文创“阳明学派”的文武双全的奇才。

“噓——噓——”远处飘来悠悠的钟声，已是下午二点钟了。这里还是那样宁静。宁静一点也好，城中太嘈杂了。寒窗十年的莘莘学子，都曾向往过这种嘈杂，结果疏朗的胸襟塞满了烟火与喧嚣。唯有在这里，良知学说才得以从朝服袖褶中抽出，重新凝入心灵，并蔚成方圆。

再回首望一眼，望一眼先生深邃的双目。我想起了清朝邑人谢家兰的《瑞云楼》诗中最后两句：“为仰先型楼下望，祥光犹自认迷离。”

(1997.3)

山居两日

自从读了鲁迅的《社戏》，就一直为那“铁的兽脊似的”群山所倾倒。于是，便期盼有朝一日能够见到山，那些真正的山。

时至去年的十月初，应好友的邀请，总算如愿以偿。

那日清晨，天公有意作难似地撒着几丝雨，而我们早已散怀于山水，萧然而忘羁了。一路上，只见两旁山高而峻，上接层云；路曲而长，蜿蜒不尽。一向倾情于自然的我，立刻被慑服了。不知不觉在车上颠簸了几小时，丝毫没有倦意，乃至到了目的地，还没意识到要下车。在朋友的招呼下，我才恍然发觉，我们已处于山谷之中。四周山上多是毛竹，路两旁依山错落着一些房子，路边是潺潺的溪流。所有的崖石都是嶙峋耸峭，紫黛苍苍。那些松树的夭矫挺拔，只有宋元人才能传其神。石隙间零星的细草，迎风欲舞，这些恰恰是山水画中所常见的，不想今天都见到了。我不禁感叹于我的幸运了。

然而，因为雨刚止，山径松滑，不得已，下午只好蜗居。

到了黄昏，天渐渐有了转晴的迹象。入夜后，不想竟然有了时隐时现的月亮。淡淡的月光射到房里映出水一般的世界来。早已厌倦了“坐禅”的我，便邀了好友一起踱到院中，凭栏临风。

最难过的是夜，最有诗意的也是夜。特别是此时此地，整个宇宙都浸在静寂中。群星无言，孤月沉默，只有流泉潺潺地低鸣着。碧空银月亘古如斯。想起王维的诗：“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竟与此刻这般吻合，倒使我怀疑起自己是不是误入了庄周的梦境。山里深夜的秋星，是如此明亮、如此近人，她闪烁的明眸似乎在向我盼注。我轻声对朋友说：“瞧，这天上是你的眼睛呢！”虽然耳边只飘过风吹竹叶的萧萧声，但这自然的神秘语言已透入了我心的深处。我觉得，有朝一日，我将融入这片亘古长存的寂静中。

一缕云烟慢慢地飘啊飘，终于飘到了月的身旁，为月儿笼上蝉翼般的羽纱，同时被它照得透亮。云烟渐渐地移去，又渐渐地凝聚起来，变得又浓又厚。静夜与黛山悄然并卧于月下，夜风打着惺忪的脸，感到轻微的瑟缩。终于经不住恹软的眼，便相邀踱回了屋中。

是夜，那些天籁之音摇着我进入梦乡。清晨，我从大山的怀抱中醒

来。窗外的鸟鸣虫叫，清亮、透澈。我望着窗外重重叠叠的山峦和笼罩着山峦的洁净、柔和的晴空，心中充溢着秋季无望的忧悒。然而天倒是放晴了，于是便怂恿着一起去登山。

刚迈出门，便觉得与昨日大不相同了，阳光灿烂的日子就是惬意的。挡眼是翠屏一般连绵的崇山峻岭，山上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我们沿着山径往前走，两旁的山石间丛丛簇簇的竹林，一下子就把人的全部感觉收服了。不由使人联想起《九歌·少司命》中的句子“绿叶兮素枝，芳菲菲兮袭予”。然而，山径越来越窄，越走越险，于是，宁静也越来越纯。溪水贴着山石幽幽地流，欢欢地溅，虽然看不到万马奔腾似的瀑布，可是那空灵的鸣溅声，引来了虫叫，引来了鸟鸣，各种声腔细细地搭配着，有一声，没一声，搭配出一种寂然无声的静来。小溪仄折的，致使水在一些地方却像是从壶中急猛地泛出，形成洁白的弧，随后又在下边的石上轻轻细步，宛如一名活泼的小家碧玉。

披荆斩棘，历尽艰辛，方才到达半山。虽说才是半山，却已经是高高在上。了。“凭高远眺，见长空，万里云无留迹”。登山真是一种享受！与大自然的一丘一壑，一草一木亲切交流时，既是进行一种心灵的汲取与补偿，更是在从事一种精神的输出与赋予。此时，我才会意了老、庄玄境所达到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神超形越的境界。

(1997.4)

古桥流水

自古人们就说：“三北多直江”，而我的家乡却有一条河例外。它宛如一款玉带轻轻揽在小镇的中心。于是，志书上就留下了这么一笔——“横河”。

横河是一条典型的江南小河，不宽不窄，不紧不慢，仿佛是应验了古老文化中的“中庸之道”。那泱泱的横河水，默默流淌了几千年，记录了太多的人间沧桑：多少游子从这儿出门远航，奔赴未知的前程；多少归客怀着殷殷桑梓深情，从这儿走上回家的归程；又有多少家乡的杨梅和茶叶从这儿出乡远销……这一切的一切，只有镇中心的那座三孔石桥能为之作证。这横跨南北的石拱桥，稳重而轻盈，是家乡的骄子。据光绪版的志书记载，这被冠以“七星桥”的石桥，是清朝道光年间由孙式鉴重修的。如此算来，它至少已经在风雨中矗立了一个半世纪了。那两对昂颈外伸的石雕龙头，也已经在此观望了几个朝代，早已看透了滚滚红尘的纷争与桎梏，最终归于幽远的寂静。那龙头下桥门柱上各有一副气势磅礴的对联，东联曰：“明镜高悬辉腾两夹，长虹斜锁气吐三环。”西联曰：“七曜横波南境北镇，三台锁浪左川右泉。”

漫步在桥畔，江南水乡特有的风情画卷，别具意境。晚风中，轻轻抚摸着那方形的望柱，能感到羊脂玉的润滑和沁凉。几朝以来的抚摸，早已使它脱了石魄而蕴含了人间精灵的仙气。这是石的精魂，是百年来先人的心迹所凝。我咀嚼着这份旷古神韵，慢慢走上桥去。我的每一步都是那样郑重，那样循规蹈矩。因为我知道，我这是在走我的路，每一步都将留下足迹，这是我的历程。而我的每一步，又是那么轻，那么轻，怕惊动了石桥，惊动了这儿的百年石魂。终于登上了桥头，见到了传说中神秘的石板，是方方正正的素面，丝毫没有繁琐的雕饰，通体干净而又细洁。无数先人的步履，早已把它磨得光亮，似乎还透着幽幽的晕光，像一面汉唐古镜，静静地洞照着这个娑婆世界。

站在桥头望夕阳，夕阳犹如红玛瑙。河面上波光粼粼，浅浅的半江水被余辉煮得血红。这刺目的血红色，不由得使我想起半个世纪前，发生在桥南的那次战役。这是一场惨痛的仗。当时三五支队正从山里下来，恰好碰到日寇从河上开着小艇自东向西而去，日寇举枪便打。当时镇上市头正

旺，为了保护群众，三五支队的战士不能还击，只有撤退。结果，牺牲了数十人。这儿曾是抗日的战场，再上溯几百年，这儿又是抗倭的战场。但是，现在的街头巷尾，已难找炮弹洞穿的迹象。只有那座新建的纪念亭中立着一块碑，记述着这个抗战时期带血带泪的故事，接受着后人的凭吊。

风正吹得起劲，我渐渐感到雨打芭蕉般的凄凉。风过去，摇曳丛丛芦苇的声音，仿佛是发自于另一个世界的遥远的话音。生命的过程，漫长而又短促，人们只能使自己的步伐足够地坚实。然而我也深知，历史是一片茫茫的沙漠，再坚实的脚步也会被流沙淹没。

云幔渐渐横铺天际，傍河的民居渐溶于模糊的轮廓。在回首的瞬间，我顿悟，也许只有这古桥流水才知晓兴衰的奥秘。

(1997.5)

烛湖梦忆

烛湖全称烛溪湖，是旧时乡里的胜迹，早在东汉初年就已经形成了。在历代文人的笔下，烛湖仿佛是一件绝世美丽的瓷器，它上面的釉彩在不停地流动，光华夺目，变幻纷呈。

我家旧宅即在烛溪湖塘下桑园里，因此，自幼浸染于烛湖的遗闻轶事之中。年岁既长，烛湖这个名字在我心中总是挥之不去，一想到它，常常会联想起和氏之璧——一样的温润有光，一样的神幻奇丽。

那湖名的出典，就颇有几分奇幻色彩。唐代的《十道志》是这样记述的：“昔有人入山，昏暗四塞，迷惑悲泣，忽有双烛照之，故名。”氤氲缥缈之余，怎不教人心向往之？

旧时烛湖周一百三十二顷八亩一角二十步，灌田达十万七千五百六十亩，真可谓泽被四方！其气势之宏阔，泽溉之深远，足以令人钦叹不已，所以又被称为“淡水海湖”。也许，只有用“海”来赞誉才能表达四乡百姓的感戴崇敬之情吧。

至于烛湖的美，无须多言，前人早有定论，有八景为证，曰：梅岙归龙、漾塘烟柳、孤山雪梅、显沙聚鹭、夹溪仙烛、航渡渔舟、白洋霁月、翠屏晴岚。风景固然素淡，情致却是悠然。如果把西湖比作牡丹的话，那么烛湖直可以菊喻之，富贵隐逸，各得其趣。

事实上，烛湖也真堪当这隐逸之名。早在一千多年前的五代中期，就有孙氏一门由睦州徙来，隐居于烛湖西北的孙家尖，世务耕读，诗礼传家。到了两宋之际，更有孙介安贫乐道，终身不仕。孙介的三个儿子都以文学闻名于世，父子兄弟，诗酒唱酬，其乐融融。以至不少文人纷纷慕名而来，泛舟于烛湖之上——吟诗诵文，谈道论学，其著名如朱熹、叶适，还有诗篇流传至今。遥想千年以前的烛湖之会，至今仍闪烁着令人心仪的光芒。

当然，烛湖深厚的文化底蕴不仅仅绚烂于儒学的兴盛，这里的佛教文化也同样渊远流长。民间历来就有“先有积庆寺，后有余姚城”的说法，姑且不去考证这一传说的真实性，但至少从南宋初年开始，烛溪湖南的梅梁山巅就已经响起了晨钟暮鼓，就连“积庆教寺”的匾额还是宋理宗的御笔题呢。

囿于诸多因素，乡间历来少有文化氛围，而且俗事纷杂，因此，士子学生为了应付科考，往往避读于郊寺庵观。积庆寺地处湖山之间，岩壑分秀，湖光涟滟，而寺中僧人大多略谙文字，至于高僧大德，更是禅趣高妙，所以这里又成了致仕乡宦和山人文士的燕息交游之所。湖光山色之间，萦绕着青年学子的琅琅书声，山人文士则与大德高僧吟诗抚琴，参禅下棋。好一处文化结蕴之地！年岁既久，遂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寺院文化”现象。如果有幸能够翻阅一下历代乡哲的诗文集，你就会读到这一现象背后隐藏着的无数古典清玄的美。

青山绿水，自然少不了桥的点缀，在湖的东南至今尚有一地呼为“航渡桥”。据光绪《余姚县志》记载，该桥曾于明永乐年间重修，可见始建年月必然要上推至宋元间。从桥名来看，大概是通往佛寺庵院之所的。这烛湖之畔，原本错落着不少寺庙，红红黄黄的，撒在群山之间，不管是水光潋滟，还是山色空蒙，想来一定都是好看之极。这其中最有名的，除了积庆寺就要数田柯庵了。

庵在湖东山岙之内，缘溪而上有石阶通之。背倚苍山，面朝碧海，气势开阔，山川秀美。十多年前，我曾与龚君同访，当家和尚白庆法师称：庵在明代嘉靖年间为鼎盛，浮屠重重，殿宇森严，香烟缭绕，钟鼓不绝。方圆十数里的山地都是庵产。沿溪而下还有中院和下院……而我所见的田柯庵早已颓败，所余也只是正屋三间而已。虽然拱枋之间精美的雕饰至今依旧泛着昔日的堂皇，但瓦楞间高高低低的衰草却分明在夕阳西下的山风中透漏出不堪和迷茫……

同样，积庆寺历经宋、元、明、清四朝的兴衰更迭，民国以来，香火渐息，仅剩旧屋数椽。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筑堤为湖，水势陡涨，内外相隔，遂至荒堙。所有的辉煌和显赫，都从雨打风吹去，只留下了藤葛杂树之间的残垣断础，最终归寂于松涛鸟鸣之中。这倒是应了老杜的诗谶——“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与周遭的庵寺相似，烛湖也无法挣脱衰败的宿命，直至于最终的消亡。

虽然，在朱元璋的子孙坐天下的时候，私垦湖田的人也曾被处以重罚；虽然，在流通“乾隆通宝”的年代，这儿也曾立过“奉宪禁垦烛溪湖碑”，但到了民国二十年前后，烛溪西湖首先被垦废了，紧接着不过三十几年，东湖也随之而去。至此，有近两千年历史的烛溪湖终于在版图上消失殆尽了，浩淼的水势，浸远的烟柳，映日的芙蕖，成群的白鹭……这一切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了。除了湖东闸口的一个小村至今仍称作“烛溪”外，其他种种大概只能在线装书里才能读到了。我生也已晚，所以只配在

深心默默遥祭了。

虽然我已注定不能见到烛湖，但心中难免有几分不平之意。我常常会在梦中深深地滑入湖中——听潺潺远去的水声，遐想人生的神秘。

昔日的漾塘早已改筑成了水泥路，那“一堤天共拍，万树荫成行”的形胜是无缘再见的了。再来看看这四周的山水，也确实难以分辨出史上的“烛湖八景”来。“白洋”既逝，“渔舟”何依？“芙蕖”形消，“鸥鹭”飞徙，只有那成片的稻浪在风中“沙沙”作响，预示着又一年的收成。大概这就是所谓的世事无常了。既然这一切都已渐趋黯淡，那就当是风干的梅瓣，夹在书中权作书签吧。

行文至此，我不禁想起台静农先生为《陶庵梦忆》所写的一篇序。序里有一段话说：“一场热闹的梦。醒过来时，总想将虚幻变为实有。于是而有《梦忆》之作。也许明朝不亡，他不会珍惜眼前生活而着笔；即使着笔，也不免铺张豪华，点缀承平，而不会有《梦忆》中的种种境界。”

我自然不敢妄比张宗子，但我的烛湖之情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有一种悲凉的意味，却又捉摸不着”。

对于烛湖，我一直是“昧昧我思之”的。如果有人批曰：“哥哥你错了。”那，错就错吧。

(1997.7)

谒黄梨洲先生墓

梨洲先生是明末清初的一位文化巨匠，作为明清学术承先启后的重心，他的名山重业“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在华夏文明史上，那是一座浑厚庄严的里程碑，积淀着丰厚的历史意蕴，昭示着质朴的文化灵光和清贫自守的学者气节。

我也算得是先生的小同乡，虽然未能卓然自立，却也曾“闻其风，汲其流”，对于先生的德业，心仰已久。

去年，一个冬日的午后，我与范君随侍刘德刚师来到陆埠十五岙的化安山麓，进谒了先生的墓冢，瞻拜了重建后的龙虎草堂。

我们是在村口的凉亭边下的车，沿着一条水泥路往村子里面走。路旁是山，山脚是溪，阳光下稀朗的树影，年代久远的民居，温和而安详的路人，一切都不紧不慢地闲散着。置身其间，我们也不由的放慢了脚步，带着历史感和浪漫色彩。

正是这一方山水，哺育了一代学术明星，使他完成了那些卓尔不群的著作，使他的名字深深铸刻在了明清之际的中国文化史上。三百六十多年前，为报国仇家恨的热血少年正是从这里袖藏锥刺、怀揣诉状只身上京替父伸冤的吗？巍巍青山为证，这里就是足使燕赵壮士为之一震的血性文士黄梨洲起程的地方。就是这样一位身材瘦小，外表儒雅的江南士子，骨子里却存着共工之志：不怒则已，一怒即触不周之山。何为辉煌？此之谓也！

然而，仅仅三百余年，历史已很遥远。厚厚的水泥早已掩盖了先人的履痕，昔日的黄泥小径，只能在尘封的典籍中，去寻找那久逝的辉煌。

思忖之间，已走出了村落。正当我们举足不定时，一条几近被荒草埋没的石蛋路出现在视野之中。于是，我们就坚定不移地走了过去。

四围丛山巍巍，林木葱郁，山径曲曲折折，越走越深，越深越幽，总是在惊异绝路的时候，数转过后，忽又转出一番新天地来。也不知转过了几道弯，终于来到一处清幽肃穆的空旷之地。蓦然回首，恍如隔世。

尽管天气依然寒冷，但那一刻豁然开朗的感觉却给人许多暖意。

老远就望见了那坐西北朝东南的“黄公梨洲先生墓”，墓道口是新建的石亭，柱上镌着先生的自撰联：“不事王侯，持子陵之风节；诏钅著

述，同虞喜之传文”。这副楹联的基本精神都体现了先生的政治观和历史观，是先生对自己的生命实践和人生文化所作的一种阐释。

走过石亭，就到了拜坛。

墓正面用条石错缝叠砌，形似荷叶，当中立着石刻墓碑，一派素净简炼。据称，墓穴与山岩浑成一体，穴内仅设一石床。这种新颖独特的丧葬观和美学观，使这三尺孤坟大于昆仑。这小小的坟墓包含了多少奇旨逸想，它本身就是一首深睿哲理的诗，就如拜坛前的三池荷花，墓冢边的一片梅林。这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这傲凌风雪而盛开的梅，无不显示了先生不惧权贵、风旨孤寡的品格。在清兵浩荡南下、大明江山风雨飘摇的时节，先生保持了多大的民族气节！他用自己瘦小的身躯，铮铮的傲骨，支起了又一座人格的坐标。在南明弘光小朝廷溃散之后，先生又回到家乡组织“世忠营”，与树旗抗清的明遗臣邑人孙嘉绩、王翊等联合抵抗。直至康熙二年，眼看着复明无望，才致力于学术研究和著述，并由此开创了“浙东学派”数百年的基业。

当时，先生就隐居在化安山，“读书瀑布底，苦身四十年”，进入了人生历程的第三阶段，由“游侠”而“厕身于儒林”。而先生的书斋就在距墓不远的龙虎草堂。

遥想三百六十多年前，在这深山丛林之中，一间孤寂的小屋里，一位白发老人守着等身的著述，披阅增删，呕心沥血地结建着中华文化史上的灿烂巨作，这是何等的沉重与坚执？此时的先生早已化作逐日的夸父，展现了与少年时代相似又相异的另一种人生，也更感性地展示了另一种生命的价值与存在的形式。

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在历经生命的沧桑与劫难之后，带着一份心灵的宁寂，带着一份精神世界的固执，在这简陋的草堂中完成了《明儒学案》、《明文海》等著作，为后人研究明代思想史、哲学史、学术史保存了第一手的资料。这难道不是一种“英雄”的标志吗？

岙里起风了，风过处，其声呜呜然，如怒，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

我们就着渐红的落日和微冷的山风，走上了归途。

(1997.7)

一枝白梅

又落雨了。

每当落雨的时候，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家乡——那个杭州湾南岸多雨多梦的江南小县，还有那里的人。

望着郁蕴袅袅的雨幕，我的思绪再一次回到了那个冬夜……

天冷，雨点又密，点点滴滴落在老街斑斑驳驳的石板上，溅起朵朵水花，晶莹剔透的，宛如水钻。狭长幽深的老街上，再没有别的人，只听得深巷中犬吠声声。

我独自撑着伞，深一脚浅一脚，走在冬夜淅淅沥沥的冷雨中。傍街，那是两排古气森然的小木楼，经历了世纪的风霜，默默伫立在黑洞洞的天地间，虽小，却顶着一息超然的美感，神秘不可测。恍惚间，似有一脉醇酽的馨香飘来，是白梅！我欣喜地意识到。我下意识地抬头一望那西楼，哎——桔红的灯光终于不再见了，四周一片漆黑……

多少年了，每当我走在夜晚的老街上，不管夜多深，天多冷，总能从这儿看到温煦的灯光，听到“笃笃笃……”的木鱼声。

记得这楼旁是一堵残垣，倚垣是一枝虬枝错节的古梅，入冬后，苍苔点点的老枝上总是密密地缀满了白梅，暗香浮动，沁人心脾。这楼下原是“美成线店”，专营各色绢线、丝线和棉线，红红绿绿的，曾引得多少钟情少女为之心动，为之欣喜，为之叹然。可如今，杂草乱石，竟把整幢楼点缀得如此伤感……这楼上便是线店老板女儿的绣房。这位大小姐谁也没见过，可都说是个绝世美人。

小姐信佛，终生未嫁，早年足不下楼，守着黄卷青灯，吃素持斋，念经礼佛。从我记事起，那玻璃格子窗里映出的已是一个染着白霜，蹒跚而移的身影了。虽然木鱼声还是那样坚定，那样深沉，那样超凡……岁月流逝，我渐长渐高，多少次路过小楼，总有一种莫名的向往，可终究没有进去过。年复一年，小姐的步履愈来愈蹒跚，只是木鱼声不断，白梅繁茂依旧。

听说，老小姐在暮年迫于生计，也曾下楼出门，去卖些经佛，但要是村里有丧事或有婴儿受生，就绝不会再入村半步。甚至，碰到小水沟或是水车横在路上，她也宁可跼着三寸金莲绕道而行，绝不跨越。因为在她看

来，这便是“横行”，这便是“霸道”，对于“横行霸道”只能忍。她就这样清清白白，孤孤寂寂地把青丝熬成了白霜；把柳腰曲成了拱桥。再后来，府绸白衫换成了玄色寿袄；九弯床换成了乌漆棺。

冷雨依旧，梅香依旧，寻梦人依旧，可昔日温煦的灯光，清寂的木鱼声，今宵终于不再见了。寻寻觅觅间，似有几分难平之意。

诚然，在这个时代，再像老小姐那样，未免显得枯朽迂腐。可她对于信仰的坚贞、执着和虔诚，以及其间所析出的一种甘受寂寞、外观内省的心境，不正是为时下浮躁的世人所失落的吗？

雨还在落，记忆中的白梅依然脉脉盛开；雨落着落着就凝固了，梅香似有，若无……

(1998.1)

旧书不厌百回买

也许是因为受了老一辈“五四”文人的影响吧，一提起旧书，人们往往不假思索地想起那些线装木刻的古本。似乎只有古书才能够称为“旧书”，至于摆在路边地摊上的，那是绝对不配冠以“旧书”二字的，仿佛那只不过是下里巴人，甚至被视作“地摊文学”而嗤之以鼻。

其实，地摊旧书之中也不乏好书，在我几千册藏书中，有不少就是从地摊中一本两本淘来的。

追根溯源，我的旧书因缘得从六年前算起。那一年，我因读书的缘故，刚刚来到姚城。于是，每当周末就会四下里去走走，逛逛街，看看景，熟悉熟悉周围环境，这样，便不经意地碰见了旧书摊。从此，因缘不断，一有空闲便常常光临“新建路旧书一条街”。一礼拜不去，就会有一份苦苦的牵挂，总怕好书被人淘走了，而失之交臂。

几年前，我就梦想拥有一套《鲁迅全集》，但由于种种缘故，迟迟不能圆梦。不料，却在旧书摊里买到了不少八九成新的首版的鲁迅著作单行本。还有好几套书，如《中国史纲要》、《约翰克利斯朵夫》、《基督山伯爵》、《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等等，也都是从旧书摊上一本两本配起来的。说起来，还真有点像集邮的味道。

最得意的，莫过于“捡”了一整套《读书》杂志。那一年冬天，刚从学校补夜课回来，街上摆书摊的大多已“起驾回宫”，那边路灯下，还有一个大个子也正急急地收拾行当，准备走了。我放好自行车，走过去一瞥，不料竟翻出齐刷刷一整套从创刊号到一九八五年的《读书》来。我立即两眼放光，却不便露出喜悦的神色，因为一不小心，那大刀便会向我的头上砍来。于是，我淡淡地问：“这书多少一本？”“五角，五角。”大个子不耐烦地嚷嚷道。“那全部买呢？”我小心翼翼地试探着。“什么？”大个子好像很意外，继而又故作大放血的样子，说：“三十元吧，反正也收摊了，贱卖哉。”我掏出三张十元钞递过去，他便乐得眉开眼笑了。不用说，他准把我当傻瓜了，而我也乐得傻，两厢欢喜。

买旧书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保险”。如今是“无错不成书”，面对出版物泥沙俱下，良莠混杂的状况，拣书也得下一番功夫，包括版本、纸张、印刷以及错字都要严加防范。但总是防不胜防，因为它在暗处，我在